

悠悠我心▶

村野蝉声响

□星袁蒙沂

蝉,似乎是夏天的一个特殊符号。在我的家乡,假如夏天没有了蝉,那将失去很多别样的情趣。记忆中的蝉以及知了猴,味道很美,也很“可乐”。

有了蝉和知了猴的身影,闷热的夏天就显得凉爽了许多。每年夏天,它们一出来,村野里就到处充满了美味和情趣。

知了猴呆头呆脑的,行动缓慢,憨态可掬。太阳西斜,尚未落山时,闲下来的大人和小孩们便忙活开了。他们扛着大铁锹,拿着小铲子,去果园的树盘里翻铲。知了猴靠吮吸树汁存活,在有树根的地方翻铲就能找到它们。这种方法比较费力,只适合大人,小孩们只能眼睁睁瞅着。傍晚之前,孩子们只能凑巧找到些早开的小洞,挖出几只贪早的知了猴。

到了傍晚时候,大多数知了猴都开始出洞。它们用前面两只大钳子似的钩爪,把地面开出一条细缝,然后钩钩挠挠,扒拉成一个一个小圆洞。等洞口开到勉强能爬出来时,天色渐黑,它们就趁着夜色,悄悄钻爬出来。知了猴爬出洞穴,就近找些树干或者草茎,石块,再偷偷奋力往上攀爬,爬到一定高度,在风丝凉润处歇一歇,攒足了劲,就开始悄悄蜕皮变蝉。

从知了猴在地面上扒缝开始,小孩子们就兴奋起来了。他们拿着小铲子,像搜寻地雷那样,聚精会神地找,绝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小小的惊喜。找到一个缝穴,一铲子下去,将探头探脑的小伙伴们掘出地面。那时候,每一只知了猴都很诱人。因为它们既能卖钱,也能变成一盘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餐。我比较喜欢吃油炸或油炒的知了猴,金黄金黄的,油汪汪的,鲜香酥脆。

对于那些晚出的知了猴,大人和孩子们还有办法。他们在果树的树干周围堆起一个锥形土堆,再在树干底部土堆的上方扎上一层塑料薄膜。知了猴躲过前两拨追捕,一个劲儿想爬到高处蜕变成蝉。可是高陡的斜坡、松散的泥土以及溜滑的薄膜,让它们的“冲锋”一次次落空。这时候,乡亲们拿着手电筒赶来,一遍遍搜查着一拨拨聚拢来的知了猴,像在海边拾贝壳那样,将它们轻松收入囊中。

当然了,夏季多雨,如果雨后捉知了猴,就容易多了。无论白天还是夜晚,被雨水一冲一灌,知了猴齐刷刷翻开洞穴,露出一小脑袋或探出半个身子,被淹得奄奄一息,蔫茄子一般堵在洞口,等着你来拾。

那时候,我逮知了猴,除了换钱和解馋,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兴致来时,看它们如何变成一只模样迥异的蝉。我曾不止一次观察它们蜕变的过程。

看上去臃肿笨拙的知了猴,行动还算敏捷。晚上蹲在果树底下仔细听,老树皮吧嗒吧嗒响,声音细微,小得像蚊子的嗡嗡声。然后是树叶被碰撞摩擦的沙沙声。知了猴警惕地爬到高处,头上尾下调整好姿势就不动了。静止一会儿,便从它的后背逐渐裂开一道竖直的细缝。随着缝隙不断开大,里面娇嫩的身躯一点点挺出来。先后后背和头,然后是前爪和翅膀,再一点点地挣脱壳。最后,蝉儿拽出最后面的细爪,爬出“束缚”。等到肢体和翅膀硬朗后,次日黎明就展翅起航。

小时候,老家的蝉特别多,简直成灾。果园里到处是被它们产卵刺伤、刺死的枝条,使水果年年减产。为了抓捕它们,乡亲们妙招频出。

有一种办法,好像是我们村小伙伴们的首创。抽出纱窗上的一根塑料丝线,打成一个能随意收放的活结。把活结的小圈圈调节到比蝉头稍大点备用。这种方法,适合对付用网兜网和用面筋粘两种方法失灵的蝉。有些狡猾的蝉,对用网兜网和面筋粘这两种方法很警惕,容不得靠近。

我们把活结系在竿子头上,用这个蛛丝粗细的活结罩它们,就跟猎人套野兔类似。只要足够小心,麻痹了蝉儿,慢慢移动,就能靠近它们。等活结一旦罩到蝉的头顶上,它们就插翅难飞了,而且越飞越紧,越挣越牢。

蝉,似乎是夏天的一个特殊符号。在我的生活中,离不开夏,也少不得蝉。麦收之后,家乡果园里的苹果就越发青了,青苹果勉强能吃的时候,蝉儿就开唱了。油炸知了猴和鲜辣椒炒蝉,味道极美;一边啃苹果一边捉知了猴和蝉,情趣极浓。

今夏,今日,今时,村野里的蝉声又响了……尽管各地的蝉儿种类稍有不同,它们的叫声却都很类似,只要竖起耳朵一听,就“知了”!

性情文本▶

重逢仙客来

□肖复兴

花朵迎着寒风摇曳,跃动着一簇簇紫色的火焰。而且,不管下多大的雪,他们从来不把花搬进屋里,就这样摆在门前,好像故意要让大雪映衬一下,好使得花显得格外明亮耀眼。这让我非常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年四季都花开不断的仙客来。都说花无百日红,莫非这是只有美国才有的什么神奇品种?

今年春天,我再次来到新泽西,住在了这个小区。每天散步路过这家门前的时候,又看到了这两盆仙客来,依然是一左一右摆在门前的阳台上,依然怒放着那鲜艳欲滴的紫花,好像老朋友一样,在等待着我的重来,又好像是将两年的时间定格,它们依然活在以往的岁月里,青春永驻,花开不败。

我真的非常好奇,好几次冲动地想走过去,穿过小院的草坪,走到门前,仔细看看那两盆仙客来,到底有什么样的神功,居然可以开得这样娇艳这样长久。不过,这样不请自入的话,实在不礼貌,我只好把这种冲动咽回肚子里,任好奇心与日俱增。

夏天到来了,蒲公英漫天飞舞,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小区里的人都不怎么出来了。好在今年夏天的雨多,一块云彩飘过来,就会有一场雨,让空气凉爽也湿润些。那天早晨,天下着小雨,沾衣欲湿,是个好天气,我照样出去散步。路过这时家时,老远就看见门前晃动着老太太的身影,这真是难得的事情,因为老太太很少出屋。前后两次来这里住了这么久,我还

从来没有见过老太太一面呢,不仅是我,我问过别人,也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老太太。神秘的老太太,和神奇的仙客来有一拼呢。我不由得加紧了脚步。

走近看见老太太站在一盆仙客来前,手里提着一个喷水壶,在给仙客来浇水。真是一个怪老太太,外面正下着雨,虽然不大,但已经下了好久,只要把花盆搬到院子里,慢慢地也能把花浇好了呀。干吗放着河水不洗船,非要多此一举呢?

待我走得更近时再一看,忽然惊了一下,因为怎么想我都没有想到,老太太把那一朵朵仙客来拔了下来,然后又插进花盆里,如此机械地重复着这样的动作,让我不得不相信,原来仙客来是假花。

我确实有些惊呆了,愣着神,站了一会儿。就在我愣神的工夫,老太太转身向另一盆仙客来走过去。我发现,老太太有些半身不遂,似乎也有些老年性痴呆,蹒跚的步子,挪动得非常吃力,不过几步路,腿像灌了铅一样,头也如拨浪鼓般在不住地摇晃着。她手扶着门框,走了好长的时间,去给另一盆仙客来浇水。然后,机械地重复着刚才的动作,把一朵朵的仙客来拔下来,再一朵朵地插进花盆里。

以后,每天散步的时候,路过这里,再看那两盆仙客来,心里总会酸酸的。不忍看,却偏偏忍不住看。



“世纪金榜杯”青春文学大奖赛征文选登



敦煌魂

□宋温馨

莫高窟外,一排排歪歪扭扭的脚印显示着朝圣者曾经不舍的驻足。大漠的落日给这些脚印镀上了一层抹不掉的金边,那是朝圣者最虔诚的光环。千年的大漠,始终承载着生生不息的飞天大梦。沙漠是零的智慧,是孕育着有的无。一千多年前,一个名叫乐樽的和尚开启了圣洁的灵光。以后便有千千万万的信徒,把自己的信仰和祝祈,向那座陡坡凿进。于是,那座沙漠中的陡坡浓浓吸纳了无量度的才情和虔诚,空灵又胀鼓鼓地站着,神秘而又安详。千年了,敦煌矗立在天空和沙漠间,眼睛一样的洞窟透着智慧、震撼和深邃。

据说把莫高窟的壁画连起来,整整长达六十华里。六十华里却演了几千年的辉煌,它是千年的层层聚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快,这是一种何等生命!即使面对的只是敦煌艺术的摄影材料,我仍能感受到那种全身的毛孔都张开的撼动。纷杂的衣饰,高扬的旌旗,好像自己的身体被裹卷着,身不由己,踉踉跄跄,仿佛刚从一场厮杀中疲惫地归来。青褐浑厚的北魏,因为奔放在辽阔的战场,有点冷,有点野,甚至有点残酷。而到了唐代,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一点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绚丽无比的交响乐章。这里不再是初春的气息,而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人的每一缕筋肉都想跳腾,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成图案,为天地欢呼,这里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变的吟笑和娇嗔。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人的生命在蒸腾。流动、快捷、颠簸。一切都在飞奔,一切都在旋转,仿佛,自己刚刚参加了一场反弹琵琶的盛宴,各种古乐的鸣响在耳边回荡。似乎刚经历了一次双足腾空,舞动的丝绸刚从自己的肌肤上轻拂过……如神奇的蒙太奇,猛然一惊,一切立刻又变得静谧、安详。

有人说,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自由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艺术也是如此,我相信画会呼吸,雕塑也会欢笑,一千多年是始终流动着的。看着那幅《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我的脑海中开始想象莫高窟北区那片低矮的仅能容身的洞子,那里应该有无数双注视了千年人间的深邃的眼睛默默守护着敦煌。那些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敦煌艺术的民间画匠,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吴道子、阎立本们,在画出了令后代儿女骄傲的不朽作品后,却终年四季居住在那些低矮的洞子里,病了,老了,伤了,残了,就默默无声地死在那里。千年的风沙吹进洞子里掩埋了他们的尸骨。那批中华民族的血性儿女、仁人志士、艺术圣徒穿过漫天黄沙,连年战火,舍家弃子,用热血和生命挽救敦煌、陪伴敦煌,张大千的豪放不羁,常书鸿的九死无悔,段文杰的隐士风度,樊锦诗的苦行主义,李正宇、席臻贵……一曲敦煌恋歌在莫高窟附近的一片不起眼的墓地上空幽幽飘荡。风起,雨落,那飒飒雨声分明是敦煌古乐的旋律,那热乎乎的两颊莫非是逝去的音乐家洒向大地的泪水?一批批敦煌儿女在千年的艺术海洋里遨游,心醉神迷,如痴如狂,心灵净化,精神升华。他们都是飞天的后人。

如果说少了这曲轰轰烈烈的敦煌恋歌,少了那片低矮的洞子,那么敦煌的艺术殿堂就会逊色,或不构成敦煌艺术了。个体的陨落换来了对整体、对生命、对永恒的肯定的意识。一批敦煌人逝去了,他们的灵魂可以守在大漠,当大批的朝拜者离去,敦煌变得安静的时候,他们的灵魂与千年的艺术共舞,不在意夜晚的风沙有多么肆虐。天空与沙漠之间是敦煌,敦煌的上方是积乐的天堂,一个同样有着生命流动的乐园。这就是我一看到敦煌就热泪盈眶,不能自持的原因。如果我站在石窟前驻足细细聆听,或许可以听到佛陀讲经的声音,可以听到西天菩提花开的声音,可以听到无数飞天梦想悄然绽放的声音。

敦煌的美,敦煌的壮丽,不只在于它卓越的艺术成就,更在于它包容一切生命的大气。傍晚窗外的余晖给天际的云涂上了一抹香妃色,我终于看清尘封的面纱之后金色如来的真身了,虽然经历了风沙的摩挲,面目有些模糊,但风采依然有着殊胜的魅力。有谁为了解脱天下众生的烦恼而走出温暖的家庭踏上那漫漫求正觉的荆棘之途?有谁为了众生的烦恼之不得解脱在自己悟道之后不即时进入涅槃而游行人间孜孜不倦地传播所悟得宇宙之间的圣道?是大觉者佛陀。

天边飘起了轻盈的古乐,诉说着不尽的飞天梦……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学生)

起风的日子想起你

□张鑫淼

起风的日子想起你
想起一支不知从何而来的牧笛
远山的口中吐出牧童
和着一只老黄牛 哞哞
在星河这边牵媒拉线

想起黄昏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沉寂
想起枯藤缠绕的秋千
秋千摇落小碎花
点点恨相思

想起博冠儒带的文人
折扇写下唐宋风骚
遮袖一饮魏晋风骨
研墨的是洛水一瓢还是一抔黄土
抑或是不能思量的相思

想起一些听说的和流传的
吆喝声
叫好声和悬腕诊脉的心跳声
影子提着我的脑袋
在宵禁的大街 听更夫
唱和了几千年的“三更”

想起一群在黄昏分食落日的老鸦
想起一段长辫子和烟雾缭绕的历史
一场雨 在作家笔下
淋漓滴滴地下了半个世纪
——假如,假如我是后羿
弯弓射下扶桑树上栖息的黑鸦
就让太阳 唯一的太阳
又从周山的裂缝里爬起
从东向西,驱走卑微的鬼怪

(作者系聊城大学文学院学生)

